投稿邮箱：qingyuan@qzwb.com
（邮件主题请注明“‘乡情城韵 共富共美——晋江乡村文化记忆’主题征文比赛”，欢迎400万像素以上的配文照片、3分钟以内短视频）

# 星火与窑火的光阴叙事

□白 水

当六月的风掠过九十九溪左汊时，长埔村在粼粼波光中苏醒，蜿蜒的溪水卷着美人树的绯红落叶东流时，总把两岸的红砖古厝、辊道窑的青烟，以及石栏边阿婆挑豆干时欢欣的笑靥，一一揉进和煦而恬静的柔波里……

新铺的沥青路已在夏日的阳光里，漫开了交织的新晨昏。在新砌的石栏边，我想起村里人诉说的早年光景——那时溪道淤塞，淤泥里藏着孩童摸鱼的记忆，如今水草在清浅处织就绿绸，黄花槐把倒影浸成橘色，香樟树皮下蛰伏的年轮，正渗出清冽的甜，让风都醉成了绕枝的漩涡。当年村民退让土地时，阳光大概也像此刻这么慷慨。踩着路中央的分道线走，左边是落地窗映着蓝天白云的别墅，右边是老榕树气根在墙上拓印的绿影，阿婆竹筛里的豆干泛着琥珀光，她说：“以前走街串巷卖豆干，现在年轻人都在陶瓷厂里上班。”豆干，是老一辈长埔人难以抹去的美好记忆，阿婆指尖摩挲出的纹路，像在抚摸一段粗糙却温热的往事。

村子上游是王美烈士故居里未熄的星火，下游是陶瓷厂区里跃动的窑火，溪里的每道波纹都卷着与火有关的光阴叙事。

王美烈士的故居藏在红砖古厝群里，燕尾脊被岁月磨出包浆，门楣灰塑的“忠孝”二字依稀可辨。推开门时，天井里的石榴树正开得泼辣，花瓣落在青石板上，像撒了一把星火。忽然想起他“年少当泥水匠学徒”，这古厝的每块砖或许都沾过他的手印，他砌起的何止是房子，分明是老区人不屈的脊梁。隔壁院落传来拉锯声，中年男人修缮梁柱时，木屑落在肩头像层雪，“这是当年地下党开会的地方”，他指着梁上暗格，阳光透过木窗棂在他脸上切割出历史的剪影。如今这些古厝成了孩童写生的课堂，他们笔下的红砖厝，线条里藏着新的生机。

村东的陶瓷厂区，站在车间外，看机械手将坯体送入窑炉，火光在工人的安全帽上跳动，像极了豆干作坊里跃动的灶火。戴眼镜的年轻人调试釉色时，袖口沾着钴蓝色料，如泼翻的星空。他说：“我爷爷当年挑着豆干走南安，如今我们的瓷砖已铺遍北上广。”窑炉打开的瞬间，热浪裹着釉料的清香涌来，竟与阿婆竹筛里的豆干香有了奇妙的共鸣——原来产业更迭里，藏着一脉相承的烟火气。厂门口的瓷砖墙拼出“长埔”二字，每一块都映着蓝天白云，像给老区镶了面镜子。

长埔村建陶电商服务基地利用长埔村旧菜市场进行改造，乡村振兴，群众是受益者更是参与者。2019年底，长埔村成立晋江首个乡村发展促进会，800多人入会，基本覆盖全村家家户户，促进会成立时筹措到近1000万元启动资金，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的发展瓶颈，一个个破题。全村现有18家规模企业，拥有13个国家级、省级名牌产品和著名商标。我想起溪边遇见的阿伯，他说捐了三个月退休金，“路通了，溪水清了，钱要花在看得到的地方。”楼下空地正搭戏台，村民搬着板凳走过，鞋底蹭地的声响像敲着欢快的鼓点。是呀，乡村振兴从来不是单枪匹马可以干成的，而是需要全村人用双手共同托起的幸福伟业。

长埔村俯瞰图（长埔村 供图）

黄昏时，登上村后小山包，九十九溪在脚下蜿蜒成碧玉带，千亩农田泛着金浪，与晚霞缠绵成画。豆干作坊的卤香混着陶瓷釉料的矿物味，还有溪岸桂花的甜，在山风里漫开。远处古厝群有盏灯亮起，像王美故居未熄的星火；近处别墅窗台有人浇花，水珠落在玻璃上，映出辊道窑的火光。原来长埔的秘密，是让红色基因渗进陶土，让革命的星火点亮窑火，让乡贤之心聚作溪流，让每寸光阴都在砖缝里长出新故事。

离开时，月亮高悬穹宇，长埔村像一本摊开的书，如果九十九溪是书签，红砖厝该是那火红的扉页，辊道窑的火光在字里行间跳动。革命老区的新生，从不是对过去的割裂，而是让每道年轮都在新时代里，生长出更丰茂的枝叶——就像溪岸的美人树，春发新枝时，总不忘把根扎进红色的土壤里。

扫描二维码阅读征文作品

**乡村名片** 长埔村

位于九十九溪北侧，以陶瓷生产为主导产业。目前，全村有规模企业18家，拥有辊道窑30条，其中，有13个国家级、省级名牌产品和著名商标。是晋江市老革命基点村，获评福建省乡村振兴示范村、文明村、乡村治理试点示范村、绿盈乡村。

百姓纪事

# 母亲的腌咸菜

□嵛 傲

那天打开冰箱，我忽然发现一罐咸菜，不用猜，定是母亲的成果。打开盖子，拿筷子夹出一块入口品尝，腌制入味的莴笋条仿佛瞬间给味蕾安装了“导航”，一下子就把我的记忆拉回过去。

那时家里厨房一角总整齐排列着几个大小不一的瓶罐，里头装的皆是母亲腌制的咸菜。常见的食材有芥菜、白萝卜或莴笋，也有趁雨水多的春季时采收的春笋。

在过去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不少人家的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咸菜，我家也不例外。印象中每日天未亮，母亲就开始在灶台前忙活了。她常是先从咸菜罐里取出几条咸菜，把它们放在清水中浸泡一会儿，取出后又用热水冲洗一遍，还得把咸菜条切成均匀的细丝。随后往锅里舀一勺猪油烧热，再倒入咸菜丝翻炒几下，香气很快便飘出厨房，盈满厅堂。这样一盘简单的炒咸菜，只是搭配稀饭一起吃，我也吃得津津有味，百吃不厌。

腌咸菜是一件辛苦活。每年一到菜地里的芥菜、白萝卜的成熟期，母亲都得赶紧下地采摘，每天起早贪黑地劳作，生怕地里的菜变老。等她挑回几大箩筐菜，我们这些孩子就会赶紧帮忙将菜拿去清洗。如果遇上西北风，泡在水里的小手常会冻得通红，往往洗好一筐菜，双手已经疼得钻心。

洗干净的菜还要挂在院墙上晾晒几天。之后母亲会把芥菜和萝卜分成两堆，然后往上面撒一些粗盐，用手反复揉搓、按压，等菜微微渗出水，再加一把粗盐，接着继续揉压。这样的步骤得反复多次，母亲经常做到最后都是汗流浃背。但顾不得休息，她又会马不停蹄地将这些半成品“咸菜”分装到提前备好的一个个干净的空瓶罐中。

儿时的我很纳闷，为何要如此费劲处理这些蔬菜？但母亲认为经过揉搓、按压的蔬菜会更容易腌制入味。长大后查阅资料，我才知这种看似麻烦的做法，其实是帮蔬菜“保鲜”，能使之不容易变质，可以存放更长的时间。

俗语说：“腌一缸，吃一年。”过去母亲腌制的咸菜可不止一缸，往往吃一年还有剩余。只是后来我离开家去外地求学，母亲便不再常往罐子里装腌咸菜了，反而想尽办法做一些肉类罐头，让我能带着去学校慢慢吃。她总说吃咸菜不够营养，劝我多吃肉，自己却仍然保持原来的饮食习惯，一碗稀饭一碟咸菜，就是一餐饭。

如今生活条件变好了，可我反倒愈加惦念儿时常吃的食物，比如那一口咸香脆嫩的腌莴笋条。每每吃到，我总会不禁想起过去的时光，脑海里也常浮现母亲做咸菜的忙碌身影。记得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的导演陈晓卿在他的书《至味在人间》中有这样一句话：“我更愿意相信，每个人的肠胃实际上都有一扇门，而这把钥匙正是童年时父母长辈给你的食物编码。”于我而言，母亲的腌咸菜，就是打开乡愁的那把钥匙。

幸福讲义

# 书架是最好的“不动产”

□郑亚鸿

作家梁晓声曾说过，最好的家风，一定是有读书传统的家风。书架，应该是一个家庭最好的“不动产”。这话我特别认同，因为读书买书这些事，实实在在贯穿了我的大半生。

我从小就喜欢看书，积攒的零花钱总用来买心仪的书。开始挑的是图文并茂的小人书，长大一些，识字多了，就渐渐青睐阅读中外名著。后来在水库工作时，那地方偏僻，没有电视电脑，娱乐活动也少，我下班后便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看书上。

即使当时住的是单人宿舍，我还是特地请朋友帮忙做了一个书架，好让我的书也有一个固定的“居所”。书架刚做好时还显得空荡荡，没想到很快就摆满了书。新买来的书没地方放，我只好把一些不常用的收进箱子里。等到调离水库回市区时我才发现，光是书就整理了几大箱，占了行李的一大半。家里人见了还调侃我这搬家的阵仗是“秀才搬家——尽是书”。

多年后购买了新房，尽管只有三室两厅，我还是决定将其中一间房作为书房，还自己画了装修图。本想把两面墙都改成顶天立地的书架，木工师傅看了那张设计草图很是惊讶，问怎么两面墙都要做书架，哪来那么多书？见我坚持，木工师傅只得继续劝说这样装修会让空间变小，建议做一面墙的书架就好。虽然最后听从了木工师傅的建议，但搬进新家后，我很快便将那一堵墙高的书架填得满满当当，最后只得再添置一个书架，才缓解了新书“无处可待”的窘境。谁知日子一长，书房里的书架都被书塞满了，我只好把新书架摆进卧室里。身边的亲朋劝说处理掉一些旧书，毕竟家里空间有限。可对我这个爱书如命的人来说，一想到那些靠平时省吃俭用才能买到的书，会被以一斤几毛钱的价格当作废纸卖掉，心里就十分不舍。尤其是当中不少书还陪伴了我几十年，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

这么多年来，我还养成了护书的习惯。平时看书时也舍不得将书页折叠作记号，而是用书签或卡片做标记。这些年我还尝试写文章、编书，书架上因此多了几本自己署名的作品。从喜欢买书、看书、藏书，到自己出书、编书，书不仅带给我知识和快乐，也成为家里一份独特又珍贵的“不动产”。看着满架的书籍，我总会觉得心里特别踏实，闲暇时随手抽出一本翻翻，或是整理摆放它们，也能让我从心底生出满足，想来这大概就是独属于爱书人的幸福吧。

（CFP 图）

微观百态

# 养睡莲的护林人

□曾剑青

盛夏时节，山林是避暑的好去处。周末闲来无事，我沿着山间小路拾级而上，打算到林中躲日头。

走到半山腰，我正准备停下休息一会儿，忽然瞥见不远处有一座低矮的茅屋，屋前还有一片菜地，里头种的蔬菜长势喜人，青翠欲滴。定睛一瞧，菜地一角还有一位老人正弯着腰，认真拾掇着菜苗，看来应该是茅屋的主人。

“老伯，您住在这里？”我好奇地上前询问。老人闻声抬头，看见陌生访客也不惊讶，反倒乐呵呵地自我介绍道：“我是这山的‘看护人’。”顺着老人手指的方向，我这才注意到茅屋门上挂着一块小木牌，上面用红漆写着“山林管护”四个字，或许是风吹日晒的原因，漆已经剥落不少。

我的目光很快又被茅屋门前的一个青瓷汤碗吸引，只见碗中盛着清水，一朵睡莲正静静绽放着。走近仔细看，睡莲的花蕊随风微微颤动，仿佛在呼吸一般，十分生动。在阳光映衬下，睡莲的花瓣呈现出渐变的粉色，从边缘的淡粉到中心的深粉，如同少女脸颊上的红晕，甚是漂亮。

“它每天都会开合吗？”听我这么问，老人便放下手中的活，走过来与我“话仙”。从老人的讲述中，我才知这睡莲是“日出而开，日落而合，花期比钟表还准”。聊天中，老人还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袋，捻出几粒白色的颗粒撒入碗中。接着跟我介绍说那是他专门配的养料，不用多，撒一点就能让睡莲开得更好看。

我忽然觉得，老人照顾这朵睡莲的方式，与他看护这座山的方式如出一辙，都是慢慢打理，不急不躁，把寻常日子过成了习惯。我不禁惊讶在这个追求速度和效率的时代，竟还有人愿意与一朵花、一座山建立如此亲密而持久的关系。“您不觉得寂寞吗？”听我这么问，老人却摇摇头说：“有山风和鸟鸣作伴，还有这朵睡莲每天向我问好，怎么会寂寞？”他又抬手指了指那座小茅屋，说：“晚上点一盏灯，看看书，写写日记，时间过得快着呢。”

听老人讲起，我才知三十年前这片山林的植被并不多，溪水也不似现在这般清澈。说到这里，老人还不禁感叹一句：“看着林子一点点恢复生机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”

暮色四合时，我准备离开了，再去看一眼睡莲，发现它的花瓣不知何时已经闭合了，那样子如同一位舞者结束表演后缓缓收起裙摆。合拢的花苞微微倾斜，好似一只白鹭低头整理羽毛，优雅而从容。老人见状还跟我打趣说：“花‘睡’着了，正好跟您道个别。”

下山路上，我回想着与老人的对话，看似每天侍弄菜地，检查山林，闲了就和睡莲作伴，日子淡得就像山涧的流水，可老人却把它过得有滋有味。一次偶然，让我记住了老人、睡莲和这座安静的山，也让我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模样，简单而纯粹，又充满人间烟火气。

每日佳句

低谷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自己急于承认失败。

厝边话

# 宣武巷的“年轮”

□曾耀文

说起泉州古城里的宣武巷，老一辈人还习惯叫它“讲武巷”，相传最初因宋末元初时期有一家讲武堂开在巷子的尽头而得名，后来人们认为“讲武”不够文雅，巷子才更名为“宣武”。

这条巷子不宽，却算得上“四通八达”，往北是涂门街，南接天后路，西边还可以通过惠义街、指挥巷，前往中山南路。

过去，宣武巷与天后路的交界处附近有一座汽车站。那里曾是当时许多人归家与远行的起点与终点，因此提及宣武巷，一些离家在泉州打拼的人也更加熟悉。而对于我来说，宣武巷不仅是年轻时通勤的必经之路，也是心灵深处一抹难以割舍的情愫。

印象中的宣武巷白天总是人来人往，有的人行色匆匆赶去车站搭车，有的人则和我一样急着去单位上班。每次经过巷子，还能看见一处简陋的工棚，那是“三脚虎”，也就是载客三轮摩托车的临时停靠站。空闲时，师傅们或倚车闲聊，或擦拭车身，一有乘客招手，便利落地发动车子出发。他们驾驶“三脚虎”灵活地在人群中穿梭，还能轻巧地避开巷子里的各种障碍，快速将乘客送达目的地。久而久之还成为当时古城里的一道独特风景。

每逢节假日，宣武巷附近的汽车站定是人声鼎沸。早些年，村里老乡外出打工，常托我帮忙买车票。为此，我总得提前两三日，天不亮就出门，穿过宣武巷赶到车站，加入浩浩荡荡的“购票大军”。那时售票厅里挤满了人，队伍排得老长，半天才挪动一小截。空气中也“弥漫”着期待与焦急交织的情绪，毕竟大家都盼着能顺利出发，或是早点回家。

后来，繁忙的车站搬走了，宣武巷里的简易工棚也被高楼取代，停靠在那里的载客“三脚虎”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。小巷因此冷清了许多，但这份安静倒让它多了几分岁月沉淀的味道。

不过一到年底，宣武巷又会热闹起来。售卖春联、年画、花灯的小店总会在门头挂满各式节日装饰物，将整条巷子装点得红红火火。商贩们爱来这里批发传统年货，本地人也喜欢来这儿采购，老老少少挤在巷子里，年味浓得好像又回到了从前。

如今，宣武巷口的那棵老榕树还是枝繁叶茂，老人们仍会聚在榕树下乘凉聊天，孩子们放学后也常常追逐着跑过这里的青石板路。宣武巷看似变了许多，却还是保留着那些让人安心的老样子。时光就像老榕树的年轮，一圈圈记录过往，也陪着宣武巷，慢慢续写新的故事。

宣武巷（作者供图）

茶余饭后

## 减 肥

甲：“减肥其实挺简单的，你只要抑制住欲望就行了。”

乙：“我就是这么做的，但根本没有用。每次看见美食，我就抑制住了减肥的欲望。”

## 秘 诀

小李：“做导游带团是不是总担心游客走散？”

小红：“以前的确是，但现在我会带个随身WiFi让游客连上。”

小李：“这是为啥？”

小红：“这样一来游客比我还怕掉队，毕竟走远就没信号上网了！”

（请作者与本报联系，以便奉寄稿酬。）